

吴风越雨

片羽

## “平”桥石坝与“凡”夫俗子

| 岑经立 文 |

如果说三峡水库是大美，千岛湖是中美，那么平桥石坝就是小美。小美是让人过目不忘其一颦一笑的乡野女孩，是不事雕琢但通篇足见功力的玲珑文章。

平桥石坝的美一直被“包裹”着，似乎从未走出山林，走出溧阳，以致很多人只知有天目湖，不知近在咫尺的平桥石坝。平桥石坝的美还总是被误解，即便是溧阳人，往往选择晴天丽日前往观赏。其实，平桥石坝、石坝飞瀑以及天目湖源，都是隐士，根本无意依傍天目湖、依傍好天气，甚至回避好天气。

平桥石坝位于天目湖镇平桥村的低矮群山之间，平桥村以前是平桥镇。石坝下方的233国道，车辆稀少。这里本非“金张渚银骡埠”，名气甚至不及“折着本往戴埠”的邻镇戴埠。名气小，也不无好处。你看那小溪碧清，妇女们在淘米洗菜，准备中饭；下游，一群鹅鸭埋头在水草中争相啄食。突然，一只白鹅蹒跚起两脚叫唤着扇起双翅，整个鹅群像是受了命令，急忙放下手中的活，纷纷效仿起来。鸭子也有效仿的，也有嘎嘎叫上一阵的。闲适恬静的江南山村水居图，全让群山翠竹湾里的这条溪流、这群鹅鸭点睛了。

青山遮不住，我被平桥石坝吸引来了。

完全不像常见的霸道而缺少美感的梯形横直大坝——平桥石坝两段坝体向水库以弧状拱出，坝前左中右三处，有底座宽大的石砌墩墩。简单而憨厚，精巧而有力，无言而生威。无论日夜晨昏，无论寒冬酷暑，石坝始终充满着生命力。不信，你仔细看，看它的身躯，看它的眼睛：除了跃然眼前的美瀑，那喧哗后有静气，淡定中有刚毅，平凡里有傲骨，久经岁月的沧桑后有雍容。

平桥石坝的奇特魅力，还在于她并非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，而是纯粹的石砌坝——它是最大的非钢筋混凝土水库大坝，亚洲最大的浆砌石拱坝，宽40米，高20多米。你不要以为今天的水库像个淑女，就低估了这石坝的威慑力。当地居民告诉我，过去每次发大水时，平桥河浊浪滚滚，挟带着山石、断树，凶凶恶恶般扑向田野、村庄，这时，是石坝把它降服了。

平桥石坝的奇特魅力，还在于泄洪构思奇巧——石坝没有专门的泄洪洞，当水位达到一侧坝顶溢流口时就自然泄下。发大水时，浩荡山水从溢流孔倾泻而下，其势极为壮观。我此行碰巧遇见了雨后瀑布，此情此景，总是让人想见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气势。欣赏平桥石坝，最好在雨后。看着那扯不完的白绸瀑布，谁都知道那是人工瀑布，但没有一个人会心生苛求，就像品尝到了绝妙滋味后，根本不会怪怨来路途远，相反，从看见它的第一眼起，就深深被震撼住了。

还有一奇。你看那瀑布下方，巨石缝间，一棵大树——那是被《诗经》歌唱过的枫杨，正顽强而美丽地生长着。是天天在对着大坝行注目礼吗？也许是，也许还是特殊生命体之间的特殊对话。我在长江的江阴石滩上曾对话过、赞叹过同样的枫杨。我以为，这样的画面，毫无疑问是上得了厅堂、配得上诗画的。

很轻松地，我拾级登上了坝顶。准备过坝顶了。开始几步如履平地——确实也就是平地，因为两侧本就连接着村道山路。刚刚走出几步，当一边只有湖水，一边全部凭空时，行走在只有一米多宽的坝顶，心就徒然虚浮起来，腿也软了，不敢下看。手机明明握得很紧，就是担心掉下去。明明是一层薄薄的水流，当它前仆后继地冲向坝底时，就感觉有万千力量，不可阻挡之势。

带着极度体验回到坝底，我再次仰视并仔细端详平桥石坝。

农庄来，或规划指导建设，或参与劳动，或垂钓休闲，体会着做“农民”、做“隐士”的真意。我把他比作现代陶潜，可以在自己的山头上作“一周潜”“一月潜”，甚至更长时间。樊总自称“凡夫”。但是，这样的“凡夫”世间又有几人？现代人远离城市，潜入山林，这倒并不全部关乎金钱。

“凡夫”告诉我，平桥石坝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。平桥水库始建于1974年冬，建成于1979年夏。这是一个久经动乱的年代，人们要紧静下心来，平桥水库恰当地记录了这段历史的终结，而且，它自身就是让动荡与不安归于宁静的代名词。它是一首凝固的乐章。可惜，我一直没有查到那位平凡的设计师的名字。

平桥石坝也许是平凡的，但平凡中蕴涵着不凡。这一点，与平桥村是一样的——身处繁华，静守安详。也正是有了许多平凡、平静的衬托，石坝才给人以惊



石榴花开  
摄影前方

艳、惊喜。经过整治的新农村，处处显示出怡然静美。这里的人民富足，山村祥和。我沿着山路行走，微雨朦胧的山林，像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，在眼前全景式展开。路遇村民，个个温和，就像清新的空气。鸟儿啁啾，河水叮咚，音传天籁，让人心情愉悦，生命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这趟漫步中彻底放松，欢快而静谧地体验着群山的诗意。

没有太多的游客，有景区门票，但不用买票。有建设到位的停车场，但不收费。零星兜售竹笋，笋干的村民个个纯朴，价格不比市场价高出一分，大概他们根本没把这里当作旅游景区——景区一般会自抬身价的。我们本想买点竹笋，问了一位在卖笋的农民。农民说，要一次性全卖掉！之后便不再多说话，只微微地笑着。这笑意，是猜想你不会买，还是不知道城里人会买走满满一蛇皮袋竹笋呢？

不知道多久的将来，这里的纯朴和宁静，终将被闹哄哄作“一日潜”的游客打破。我笑问“凡”夫，他凝视“平”桥石坝，默不作言。

## 太湖川条鱼

| 幽草 文 |

说起太湖有名的湖鲜，都知道太湖“三白”，白鱼、白虾和银鱼。而我在太湖边用手机拍到的一张照片，仔细地看，清澈的湖水里，成百上千的太湖川条鱼，簇拥在一起，争相觅食游人掷下的饼屑，煞是好看！

川条鱼，相信每个人都不陌生，在小河塘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迹。它们细细长长，像柳叶似的在水中游移沉浮，灵活无比。

本人有幸，出生在江南水乡，大半生都临水而居，故乡的农村，到处有河湖池塘，这河里塘里，最多的就是川条鱼。

我对川条鱼尤其有着深深的情感。童年因为家里贫困拮据，是每天吃着川条鱼慢慢长大。捉川条的方法很多，可以用撒网、丝网、天打网捕捉；可以用鱼钩子钓；可以用网兜在水沟里兜；还可以用特制的鱼叉去叉川条鱼。

小时候钓川条买不起鱼竿和鱼钩，就用娘补衣的针放在油盏灯上烧红了针头，用钳子一弯，针眼地方穿上线，一头系在细竹竿上就是钓鱼的装备了。每天上午九点，是钓川条鱼的好辰光，因为这时村里的女人们都上河滩淘米洗菜，川条鱼在水面争相觅食。钓川条鱼最好的诱饵是苍蝇、米蛀虫、浸胖的麦粒。钓起来的川条鱼很活泼，在地上活蹦乱跳，用双手去抓会常常抓不住，好在鱼蹦跶几下就很快没劲了，躺在地上圆张着嘴，微微痉挛抖动着身体，这时的鱼就任你拿捏了。川条鱼很多，很好钓，半小时光景就能钓到十几条，回家烧烧一碗，味道鲜美，只觉得川条鱼是人间最好的美味。

川条鱼在河里还怕人。小时候还常常在河滩边洗冷浴，川条鱼它还老是来啄屁股呢，如果你身上有点小伤口，特别是伤口结了痂盖，川条鱼就特喜欢找那地方来骚扰你。

有幸生活在太湖边，湖中鱼虾众多，最有名的是“太湖三白”，不过平常百姓常吃的还是鲫鱼、鳊鱼，胖头鱼等，还有那时上不了台面的川条鱼、叭朗鱼、梅鲢鱼、尖口鱼等。这些小鱼常被渔妇们堆放在脸盆里叫卖。这些杂鱼相对比较便宜，因为功夫都在收拾上。我夫人是杀鱼烧鱼的能手，往往烧得鲜美可口，刮鳞、开肚、挖鳃、去肠，小小的一盆杂鱼要收拾上半天，没有耐心的人是干不了的。

我最喜欢这样的小杂鱼，特别是川条鱼。川条鱼收拾干净后，加盐、生姜、料酒腌渍半日，然后入油锅小火慢炸，考究点的炸过一遍后，再开大火复炸一遍，这样小鱼就更加鲜香酥脆，咬在嘴里咔嚓直响，酥香得打个巴掌都不肯放手。油炸川条鱼是我最爱，因此，夫人只要看到太湖边有川条鱼等小杂鱼卖，便会喜滋滋地拎着比蔬菜还便宜的一袋小鱼回来。一阵忙碌后，厨房就飘来了香味。特别到了冬天和萝卜一起焐，凉透做成萝卜小鱼冻，鱼肉的鲜嫩加上萝卜的甜爽，鲜美可口的一道小菜。

爱吃鱼的都知道，鱼的刺越多，肉就越鲜嫩，刺多和肉嫩成正比。河湖的水流缓慢，湖泊水面平静，鱼受到的压力小，活动也不算剧烈，因此湖鱼不需要太坚硬的骨骼支撑，不需要剧烈的活动，相对肉质就细嫩些。如果嫩到无法顶住压力的时候，就会长出一些刺（嫩骨）来支撑，川条鱼还有鲫鱼多刺都是这样的原因。湖鱼、河鱼刺多于海鱼，也是这样的原因。因此一般来讲，湖鱼、河鱼的肉质要比海鱼细嫩一些，鲜度要强一些。

生在江南水乡，临水而居，一年四季可尝鱼鲜，特别是川条鱼，何其有幸也！